

深切怀念顾老师

Posted on [November 4, 2012](#) by YeZhiqiang

惊闻顾老师仙逝的噩耗，虽然南国燕园的气候和夏天没什么两样，但心情一下子却一下子难过了如同进入到北国的冰雪之中。先生的音容笑貌，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，往日里的谆谆教诲，也如同电影般一幕幕展现。

大约在 2000 年的某一天，在老生物楼前，我看到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，正好从那棵七叶菩提树下走过来，关切地询问一个本科同学申请出国的情况。当时她并不授课，所以作为不怎么追求进步的本科生，我对学院的老师并没有认全。我很快就被她对学生的关心指点和清晰的思路所吸引，并在我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。后来才知原来那是顾老师。

2000 年下半年到 2001 年上半年，因为选择在生物物理所生物大分子实验室做毕业论文，那时我每日踩着自行车往返。2001 年的某一天，生物物理所的梁栋材先生从日本出差回来，一位日本科学家托他带了礼物给顾老师，所以让我给从生物物理所捎带回来。记得那时顾老师的办公室应该是在生命中心 108，我转交礼物之后，顾老师连说谢谢了，还询问了我毕业论文的进展情况。

到了 CBI 之后，见顾老师的机会就更多了，虽然顾老师的办公室不在交流中心，却常常来参加我们的组会。后来顾老师还给我介绍了两个合作的课题，一个是首都儿科研究所的宋老师关于 PAH 基因的课题，另一个则是协和基础研究所秋老师关于 EDA 的课题。顾老师会很细致的帮我们纠正文字上的问题，包括中文和英文，比如有一次她就帮我纠正了“的”和“地”的用法。CBI 搬到新生物楼之后，几乎天天都可和顾老师碰面，她接近 80 高龄，还几乎每天来办公室。和她老人家打招呼时，光是那一声洪亮的“你好”，就足以鼓舞大家的士气。

毕业离开北京之后，每次有机会回去，见到顾老师，她都会很关心的询问我的近况，生活怎么样，科研工作怎么样。去年（2011）11 月在一次会议上遇到郑伟谋老师，他告诉了我顾老师的身体不太好。我当时就很震惊，因为觉得精神状态那么好的一个人，怎么就突然会被这种疾病缠上。我随即给顾老师写了邮件询问，结果发送失败退回。后来想打电话却也一直拖着。知道今年 4 月我去北京，见到了她却未打扰她。我见到她在一教后那条路上，往东行走。9 月份罗老师告诉了我顾老师的电话，这次我打过去和她交谈了几分钟，电话里听来她的精神应该还好，嗓音依然洪亮，思路依然清晰。我想应该问题不大，休息一段时间或许就好了吧。不想这次通话竟成永别。

“先生之风，山高水长”。我想，唯有努力工作，好好科研，才能对得起她的深切关怀和谆谆教诲。愿先生在天国安息，天国没有病痛的折磨。

叶志强